

金國平著／譯

西力東漸

中葡早期接觸追昔

濠海叢刊



澳門基金會 出版

金國平 著／譯

西力東漸

中葡早期接觸追昔



澳門基金會 出版

吳志良主編
濠海叢刊

西力東漸—中葡早期接觸追昔

著／譯：金國平

叢刊題字：錢君匱

封面題字：蔡傳興

出 版：澳門基金會（澳門郵政信箱3052號）

E-mail Address: fmac@macau.ctm.net

版 次：2000年8月第一版

印 數：1,500本

封面設計：李耀斌

排 版：新藝電腦植字排版公司

印 刷：華輝印刷有限公司

發 行：澳門文化廣場有限公司

pcm@macau.ctm.net

定 價：澳門幣70元

ISBN 99937 - 1 - 007 - 5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沙漠與綠洲

不認識澳門的人都說，澳門是文化沙漠。我們雖不認同此一觀點，但也找不到很有力的論據去反駁。去年底，我們籌備出版《澳門論叢》時，多少有點尋找論證去打破這種說法的意味。半年的工作，似乎增強了我們的信心。

最初的想法，是在兩年內編輯出版一套十本的《澳門論叢》，作為對籌備經年的《澳門叢書》的補充和輔佐，但學術界對《澳門論叢》反應之熱烈，卻是我們始料不及的。僅僅半年的時間，我們便收到超過二十部書稿。有些論述性強些，完全可以納入《澳門論叢》；有些則資料性和資訊性強些，述重於論，但都頗具價值，與我們編輯《澳門論叢》的初衷並無二致。因此，我們決定設立《濠海叢刊》，與《澳門論叢》相輔相成，以吸納更多的作者，包容更多的題材，更好地達到研究澳門、推廣澳門的目的。

編輯這幾套叢書的過程中，我們也找到了更充分有力的論據，去反駁澳門“文化沙漠論”。然而，駁論並非我們的目的，也沒有太大的意義，我們工作的最終目標，是將發現的一個個獨立甚至孤立的綠洲，有計劃和系統地逐步聯結起來，形成一片，讓更多的人可以看到。我們相信，一個有知識和良能的人，讀過這些書之後，慢慢會覺得置身於綠洲之中，“文化沙漠論”也不攻自破。

吳志良

一九九四年八月

澳門歷史再認識

澳門猶如一個虛擬的現實——葡人東來抵澳，臨時搭棚居住，一住就住了四百多年；要走了，也是臨時搭建場館，進行政權交接儀式。儀式雖然簡短得不到一小時，但末代總督臨別前設立以首位航行到達珠江口的葡人歐華利(Jorge Alvares)命名的基金會，卻熙攘了多時，至今餘音繚繞。這位第一個踏足中國土地的葡人，主要來意是與華貿易，賺取豐厚的利潤，連其譯名也十分有趣：歐華利。不過，他做夢也想不到，數個世紀之後，一個基金會竟然以他的名義在阿媽港補給，打道回府聲言要完成其未竟之事業。可惜，好像當年皮萊資(Tomé Pires)進京朝貢尋求通商關係，因棋差一着，結果適得其反，滿盤皆落索。

或許因為這樣那樣撲朔迷離且極富戲劇性的故事(*histórias*)，在中國地方史研究中，澳門歷史可能是令人着墨最多的，也是最令人入迷、扣人心弦的。一方面，澳門從側面真實生動地反映了明清時期中華帝國的政治經濟和社會文化的巨大變化及其對外交流和碰撞的基本過程；另一方面，澳門本身作為近數百年中西交通的重要港口和橋樑，內部社會的演變居然雙軌並行，華洋社群雖然和平共處卻基本上不互相往來，而葡人社群及其內部自治又能在中華帝國體統管制和其他西方列強撞擊的夾縫中維持生存發展，令人稱奇感嘆。這樣一種特殊情況，使得澳門的政治法律地位一直處於十分模糊、不定的微妙狀態，澳門歷史從其開埠、葡人東來佔居乃至其後城市發展、社會演變、殖民統治，都令中葡學者產生極大的分歧，尤其是主權治權問題引起爭議後，中葡學者的立場觀點更是各走極端，在許多重大問題上針鋒相對。

人們常說，歷史是一門求真的科學。史學鼓勵人們懷疑傳統觀點的同時，更希望我們相信歷史的真實性和可知性。儘管任何史學研究都要求歷史學者理性客觀和價值中立，拋棄一切個人感情、傾向和偏

愛，只在原始歷史檔案文獻中尋找歷史的真相，重建歷史事件發生的過程，恢復歷史的原貌，然而，“由於歷史和歷史證據對於一群人的認同感有關鍵性意義，證據本身時常會變成爭鬥的焦點”^①。也正因為求真取決於觀察者的立足點，而最關心澳門的觀察者又屬於不同民族和文化，甚至長期以來聽不懂對方所說，看不懂對方所寫，澳門歷史研究好似一早就掉進了後現代主義的怪圈裡，從始至終充滿了認識論的相對主義和道德的相對主義，便不足為奇。所謂的求真也就不那麼真了，客觀研究也就變得有些主觀了。

因此，也有人說，歷史是一個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在特定環境下，此言並非全無道理。起碼，“橫看成峰側成嶺”的情況經常在澳門歷史研究中出現。而一直在華洋共處分治局面下、近一百多年來在殖民主義統治下生活的澳門人，對澳門史“不知廬山真面目”，更是因為“只緣身在此山中”！

歷史造就一個民族，歷史與民族認同向來密切相連。澳門回歸了。回歸了的澳門，應該有一部起碼得到澳門人認同的歷史，否則，我們很難真正建立起澳門人的獨特文化認同和身份認同。這樣的想法，似乎很理所當然，也似乎很順理成章。至少，我們已可以拋開沉重的歷史包袱，科學客觀地進行史學研究，對澳門開埠至葡人結束管治這段歷史作出初步的評價，更好地開拓走向未來的道路。換言之，我們需要重新審視、認識澳門歷史，而現在更是難得的時機。

的確，我們目前具備的研究條件比任何時候都好。一方面，澳門順利回歸，意味着一直困惑也是刺激澳門歷史研究的所謂“澳門問題”已經在政治上得到妥善解決，敏感的政治因素已基本上消失；另一方面，近十多二十年澳門歷史研究有了長足的進步，尤其近年在中葡兩國、特別澳門本地的有關機構和學者的大力推動下，澳門歷史研究更加縱深

^① 詹伊斯·阿普爾比等著，劉北成、薛絢譯《歷史的真相》第5頁，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年。

發展，原始檔案史料的挖掘、整理和出版空前蓬勃。^①然而，我們必須承認，澳門引起海內外學人的普遍關注，是八十年代的事情。九十年代後，澳門更成為世人關注的焦點，從而帶動本地歷史研究的快速高質發展。雖然這二十年、尤其是近幾年的研究成果，無論從質和量來說，都大大超越了前期和前人的水平，但水平尚待提高、觀點尚待更新、領域尚待突破之處仍多。

我們不能忘記，早期進行的只是拓荒工作和基礎工程。在學術處女地上耕耘既難又易，易的是取得較明顯的成果，難的是建立規範和傳統。因此，我們認為，澳門史學研究在現有基礎上要邁上一個新的台階，必須正視如下幾個問題：

- 一、學理上的爬梳；
- 二、學術上的規範；
- 三、知識的增量；
- 四、視野的拓寬；
- 五、自由學術環境的建設。

這些年來，澳門史學研究的成果層出不窮，但很多缺乏學理上的爬梳——即研究路徑的確立及其理論的提昇，也不夠規範化。有的研究成果，東抄西襲，了無新意，既不尊重他人研究成果，又於知識增量毫無幫助。正因為此，我們需要拓寬視野，挖掘新材料，以新思維、新方法來拓展澳門史研究的深度和廣度，提高學術水平和層次，並以此建設一個自由討論的良好學術環境。說實在的，在低層次上翻來炒去，非但於學術進步無助，其中可能引起的恩恩怨怨，對開拓寬鬆學術環境和空間亦無益。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金國平先生所做的研究便顯得非比尋常。他甘於寂寞，十多年來沉心專注於故紙堆裡，充分利用常居葡萄牙和精通中葡雙語的優勢，將檔案館和圖書館中許多連葡人都不愛看的原始資

^① 參見吳志良《東西交匯看澳門》第 48－72 頁《澳門史研究述評》一文，遠寧教育出版社，1999 年；吳志良、金國平《挖掘原始檔案文獻、重現澳門史原貌》，載《行政》雜誌總第 44 期 567－572 頁，澳門，1999 年；Roderich Ptak, *Macau and Sino - Portuguese Relations, in Monumenta Serica: Journal of Oriental Studies* (《華裔學志》), Vol. XLVI, Sankt Augustin, 1998, pp. 343－396.

料進行細心研究、整理、翻譯和注釋，再比照中文史料加以考證，近年取得了喜人的成績。他的纍纍碩果，不僅澄清了不少多年來因資料不盡不實而令澳門史學者爭論不休的重大問題，為我們今後的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還方便了中文研究者，令我們不必再轉引或轉述近現代西方史學者著作中有關澳門早期歷史的原始材料，減少以訛傳訛的錯誤。更令人振奮的是，他的研究令葡萄牙史學者汗顏：他們怎麼也想不到，許多本國的資料竟是由一位中國學者發現的。

金國平君是我的葡語老師，又是我的摯友和合作者，多年來亦師亦友的關係，令我受益匪淺。我對他的研究成果深表敬佩之餘，更感驕傲和自豪。幾曾何時，我們渴望有朝一日可以對西方學者說：我們在中葡關係史和澳門史研究所取得成果的水平、深度和廣度，並不比你們落後。如今，在像金國平先生這樣一批學者多年的努力下，我們終於盼到了這麼一天。實際上，我們在掌握史料方面，已經領先於西方學者了。我想，如果我們孜孜以求，腳踏實地，我們可以在不久的將來總體上超越西方學者研究澳門的水平，從而能夠與他們在更平等的基礎上進行真誠合作，攜手並肩開創澳門史研究的全新局面，將我們對澳門歷史的認識推進一個更高的層次。

吳志良
2000年7月3日

作者簡介

金國平 祖籍江蘇海門，上海人。1965年—1975年北京外國語學院附校西班牙語專業，1975年—1978年北京外國語學院西班牙語專業，1979年—1980年北京外國語學院葡萄牙語師資班，1980年—1981年里斯本古典大學葡萄牙語文化高級課程，1981年—1986年北京外國語學院葡萄牙語教研室教員，1986年移居葡萄牙。1989年—1990年里斯本古典大學教員。現任里斯本中葡關係研究中心研究員。

著作：《中葡關係史地考證》（2000年）、《西力東漸》（2000年）、《澳門百科全書》（部份詞條，1999年）、《澳門歷史字典》（部份詞條，2001年）。主編：《粵澳公牘錄存》（8卷，與吳志良合主編，2000年）。審譯：《歷史上的澳門》（2000年）。譯作：1) 中譯葡：《艾青詩選》（1987年）、《葡中關係史資料彙編》（9卷，1996-1999年）、《澳門問題明清珍檔薈萃》（2000年）、《澳門記略》（2000年）。2) 葡譯中：《費爾南多·佩索阿詩集》（1986年）、《使命·啟示》（1986年）、《馬里奧或我本人—他人》（1987年）、《回春妙手》（1988年）、《大三巴寺遺址 大砲臺》（1990年）、《媽閣廟》（1990年）、《神洲在望》（1991年）、《大地之子—澳門土生葡人研究》（1993年）、《葡萄牙在華外交政策》（1997年）、《大西洋銀行錢譜》（1997年）、《澳門編年史（二十世紀1900-1949）》（1999年）、《遠遊記》（1999年）、《長衫》（1999年）、《勘界大臣馬督度葡中香港澳門勘界談判日記（1909-1910）》（1999年）。



主編 吳志良

- 談文字說古今二集
葡文書信
澳門風物誌
中葡關係與澳門前途
雙語精英與文化交流
澳門當代詩詞紀事（上、下冊）
澳門郵話
澳門離岸文學拾遺
語言與溝通
語壇爭鳴錄
澳門與中華歷史文化
從作品談澳門作家
錢納利與澳門
海始於斯—話說葡萄牙
澳門華文文學研究資料目錄初編
邊鼓集
澳門短篇小說選
澳門新詩選
澳門散文選
東西交匯看澳門
濠江畫人掇錄
澳門文學評論選（上、下編）
近代拱北海關報告匯編
明清士大夫與澳門
中葡澳門交涉史料（第一、二輯）
中葡關係史地考證
澳門當代劇作選
西力東漸—中葡早期接觸追昔

目 錄

序：澳門歷史再認識 吳志良 I

考 證 篇

1521 – 1522 年間中葡軍事衝突

——“西草灣”試考 1

Tumon 雜考 19

中西輿圖上的 Lantao 與香港 43

早期葡語文獻中的 Chincheo 52

南澳三考 74

張汝霖詐賄隱史 83

夷目「倭嚙哆」考正 108

《職方外紀》補考 114

耶穌會對華傳教政策演變基因初探

——兼論葡、西征服中國計劃 120

葡萄牙海上帝國的興衰 158

文 獻 譯 註 篇

《東方聞見錄》 171

《末兒丁·甫思·多·減兒信函》 174

《廣州葡囚信》 182

《若昂·德·巴羅斯亞洲旬年史》 210

《庫托亞洲旬年史》.....	245
《葡萄牙人發現征服印度史》.....	249
《印度傳奇》.....	268
《唐·曼努埃爾國王紀實》	279
《印度旬年史之十三》.....	285
《方濟各·沙勿略通訊錄》	293

附 錄

附錄一: 弗朗西斯科·羅德里格斯(Francisco Rodrigues)1512 年圖(選自《聖塔倫地圖集(Atlas de Santarém)》,1849 年版影印本,阿姆斯特丹,1985 年)。	307
附錄二: 里斯本國家圖書館 D90R 圖局部。	308
附錄三: 郭棐《粵大記》第 32 卷海防圖(選自林天蔚、蕭國健《香港前代史論集》)。	309
附錄四: 清王崇熙《新安志》輿圖。	312
附錄五: 林旭登航海圖。	313
附錄六: 澳門海事署編《歷代澳門航海圖》第二章。	314
附錄七: 澳門海事署編《歷代澳門航海圖》第二章。	315
附錄八: 利瑪竇 1584 年 9 月 28 日致胡安·巴蒂斯塔·羅曼(Juan Baptista Román)函中所附《古今形勝之圖》(原件藏西班牙塞維利亞東西印度總檔案館(Archivo General de las Índias)。收藏號 A. de I. 145.—7.—7)。	316
附錄九: 盧坤《廣東海防彙覽》中《南澳圖》。	317
後記	作者 319

O Ocidente ao Encontro do Oriente

ÍNDICE

Préfácio Wu Zhiliang I

ESTUDOS

1. Os Conflitos Armados Sino-Portugueses entre 1521 e 1522—Uma tentativa de identificação do lugar da batalha naval da armada de Martim Afonso de Melo Coutinho	1
2. Contributos para uma identificação documentada de Tumon [Tamão]	19
3. Lantao e Hong Kong na cartografia chinesa e ocidental	43
4. Chincheo nas fontes literárias e históricas portuguesas—A Presença Portuguesa em Fujian	52
5. Três apontamentos históricos sobre Lamao	74
6. A vera e oculta história da “peita” feita pagar pelo Senado de Macau por Zhang Rulin	83
7. Etimologia e significado do termo Yimu (Cabeça dos Bárbaros)	108
8. Adendas à versão anotada da Zhifangwaiji [Crónica dos Países não Tributários da China]	114
9. Em busca dos motivos que levaram os Jesuítas a reformular a sua política missionária na China—Um relance histórico sobre os projectos ibéricos de conquista da China	120
10. O Império Marítimo Português—Da sua fundação ao seu fim	158

DOCUMENTOS TRADUZIDOS E ANOTADOS

1. Livro do Que Viu e Ouviu no Oriente	171
2. Cartas de Martim Afonso de Melo Coutinho	174
3. Cartas dos Cativos de Cantão	182
4. Décadas da Ásia de João de Barros	210
5. Décadas da Ásia de Diogo de Couto	245
6. História do Descobrimento e Conquista da Índia pelos Portugueses	249
7. Lendas da Índia	268
8. Crónica do Sereníssimo Senhor Rei D. Emanuel	279
9. Década 13 da História da Índia	285
10. Cartas de S. Francisco de Xavier	293

1521 – 1522 年間的中葡軍事衝突

——“西草灣”試考

一、1521 – 1522 年間中葡衝突

1. 衝突的背景

對中國，葡萄牙王室一開始就沿襲在其他地方施行的策略，即打入當地貿易網—商業目的；設立進一步向前推進的沿海堡壘的戰略目的。朱明時代的中國雖已呈頽勢，但仍不失為一強大的政治——文化——經濟實體。面對這一現實，葡萄牙王室準備調整以往的手法，但未完全放棄征服中國的計劃。此為托梅·皮雷斯(Tomé Pires)使團出現的背景。這一使團不無藉“入貢請封”來華進行實地刺探的目的。其次，若無法進行軍事征服，至少達到一個政治目的——展開貿易在“朝貢制度”的範疇內建立政治——外交關係。與此同時，通過西蒙·德·安德拉德(Simão de Andrade)在屯門設立碉堡來試探中方的態度，但此舉引起了中國當局的極大反彈。葡萄牙人未充分估計到這一行為的政治後果。實際上，其衝擊之大本不必需很高數的政治智商便可做出估計。這一公然侵犯中國主權的行為，理所當然地會受到中國地方當局的嚴厲制止。托梅·皮雷斯使團的滯留，令西蒙·德·安德拉德大為惱火。在外交——政治交涉無大進展的情況下，西蒙·德·安德拉德在屯門“……蓋屋樹立柵，恃火銃以自固。”^① 不無設立基地以便交替使用武力的企圖。這一企圖在一年後未兒丁·甫思·多·減兒受葡王之命來此接管碉堡一事上顯露無遺。在此背景下爆發了 1521 – 1522 年的中葡衝突。

^① 嚴從簡《殊域周咨錄》，王有力主編《中華文史叢書》第三輯之十三，臺灣華文書局，卷 9，第 8 頁。

2. 衝突的經過

關於此戰，漢籍以《汪公遺愛祠記》記敘為詳。“屯門澳口與南頭切近。佛郎機夷人謀據南頭。（張志）衆思棄廬墓避之。事聞鋐，招募海舟，指授方略，親臨敵所。藩舶大而難動，欲舉必賴風帆。時南風急甚，鋐命刷賊敝舟，多載枯柴燥荻，灌以脂膏，因風縱火。火及敵舟，通被焚溺。衆鼓噪而登，遂大勝之，無孑遺。是役也，於正德辛巳出師，嘉靖壬午凱還。有於賊舟獲囊橐者，鋐悉以賞。有功一無所預。捷聞，擢按察使。”^①

官書亦有記載。《明史〈佛郎機傳〉》稱：“其將別都盧既以巨砲利兵肆掠滿刺加諸國，橫行海上。復率其屬疏世利等駕五舟，擊破巴西國。

嘉靖二年遂寇新會之西草灣^②，指揮柯榮、百戶王應恩禦之。轉戰至稍州^③，向化人潘丁苟先登，衆齊進，生擒別都盧、疏世利等四十二人，斬首三十五級，獲其二舟。餘賊復率三舟接戰，應恩陣亡，賊亦敗遁。”^④

《嘉靖實錄》載：“佛郎機國夷人別都盧寇廣東，守臣擒之。初，都盧恃其巨銃利兵，劫掠滿刺加諸國，橫行海外。至率其屬疏世利等千餘人駕舟五艘破巴西國。遂寇新會縣西草灣。備倭指揮柯榮、百戶王應恩率師截海御之。轉戰至稍州，向化人潘丁苟先登，衆兵齊進，生擒別都盧、疏世利等四十二人，斬首三十五級，俘被掠男女十人，獲其二舟。餘賊未兒丁·甫思·多·減兒等，復率三舟接戰，先焚所獲舟，百戶王應恩死之，餘賊亦遁。巡按都御史張嶽，巡按御史涂敬以聞，都察院覆奏。上命就彼誅戮梟示。”^⑤

此為漢籍所載。對照葡語文獻，可對此次事件全貌有一總視。

此役始末見之未兒丁·甫思·多·減兒致葡王一信。

“我主：

① 宣統《東莞縣誌》，卷 31，第 12 頁反面。

② 關於“西草灣”的考證，可見林天蔚、蕭國健《十六世紀葡萄牙人在香港事跡考》，《香港前代史論集》，臺灣商務印書館，1985 年，第 162–169 頁。

③ 同上，第 162–163 頁。

④ 張廷玉《明史》，中華書局，1974 年，第 8431 頁。

⑤ 《嘉靖實錄》，卷 24，第 8 頁。

.....

別都盧^① 及我的兄弟迪奧戈·德·梅洛(Diogo de Melo)的犧牲定會使您感到難過。二人陣亡經過如下：我於 8 月 7 日^② 駛見中國海岸。在那裡，我游弋了兩、三日，等待我船隊中一小船去接杜瓦爾特·科埃略(Duarte Coelho)及 7、8 個與我在占城海岸離散的葡萄牙人。因他們遲遲未到，為不浪費更多的時間，我必需入港^③。進入各島之間的水道後，立即見到一支中國艦隊^④。此船隊共有大小帆船 97 艘，其中僅雙層桅樓大型平底帆船便達 80 艘。它們裝備着許多小型火砲^⑤及其他各式武器。我以為他們不過為了在入港處炫耀武力，祇是在我入港前，在我面前敲鑼打鼓，施放幾砲而已。那天我強忍不還擊，因為想讓他們看看我對他們的射擊無動於衷，讓他們瞧瞧我議和的願望。這是您先父命令並一再囑咐我的悠悠大事。我甫入這人稱貿易島的港口，便下令手下的船隻做好一切準備工作。似乎從此以後，我們的命運與先到那裡的人不相上下。他們以麝香的多少，而不是以看到他們正在製造供大砲用的鑄鐵丸來衡量華人的實力。他們承認華人的海上實力很強，這地方太小，不足以自衛。我需要更多的實力來擺脫他們留下的這惡劣局面，使其有利於因他們的劣行^⑥ 才需要建築的要塞^⑦，這方面的情況我不着墨過多，我們想殿下決不會相信有人為區區小事^⑧ 使您失去了控制中國及與其

① 原文作 Pero Homem，但亦用 Pedro Homem 的形式。漢譯別都盧，係 Pedro 對音，從之。

② 嘉靖元年七月十六日。

③ 此處指屯門澳。

④ 《汪公遺愛祠記》稱：“事聞鉉，招募海舟，指授方略，親臨敵所。”葡語文獻記載了所“招募海舟”的數量。

⑤ 《殊域周咨錄》稱：“有東莞縣白沙巡檢何儒，前因委抽分曾到佛郎機船，見有中國人楊三、戴明等。年久住在彼國，備知造船鑄銃及製火藥之法。鉉令何儒密遣人到彼，以賣酒米為由，潛與楊三等通話，諭令向化，重加賞賚。彼遂樂從，約定其夜何儒密駕小船，接引到岸，研審是實。遂令如式製造。鉉舉兵驅逐亦用此銃取捷，奪伊銃大小二十餘管。”

⑥ 指西蒙·德·安德拉德的行逕。

⑦ 西蒙·德·安德拉德所建立的祇是一普通工事。葡王唐·曼努埃爾一世(D. Manuel I.)曾於 1521 年 3 月 7 日在里斯本頒佈敕令任命末兒丁·甫思·多·減兒為將在華建立的要塞司令。

⑧ 指西蒙·德·安德拉德在屯門的所作所為。